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二十二回 受岳逼翻牆行刺始得妻

卻說濮天鵬自幼父母皆亡，還有一個同胞弟，名行雲，字天離。弟兄二人遊蕩江湖，習學一身武藝，槍刀劍戟，縱跳等技無所不通。原籍金陵建康人也，後來遊蕩到鎮江府龍潭鎮上，與人家做了女婿，連弟天離亦在那岳家住著。那濮天鵬自幼在江湖上遊蕩慣了的，雖在岳家，總是遊手好閑，不管正事。老岳恐他習慣，他日難以過活，遂對他說道：“為人在世也須習個長久生意，乃終生活命之資。你這等好閑慣了，在我家是有現成飯吃有衣穿，倘他日自家過活，有何本事？我的女兒難道就跟著你忍饑受餓？我今把話說在前頭：須先掙得有百十兩銀子，替我女孩兒打些簪環首飾，做幾件粗細衣服，我方將女兒成就；不然那怕女兒長至三十歲，也祇好我老頭兒代你養活罷了。”那濮天鵬其年已二十三歲的人，男女之欲早動，見他妻子已經長成人，明知老岳家那裏圖他的百十兩銀子東西，是立逼他能掙錢而已。濮天鵬自說道：“我也學了一身拳棒，今听得廣陵揚州地方繁華富貴甚多，明日且上揚州走走，以拳為業，一年半載也落他幾兩銀子。那時回來，叫老岳看看我濮天鵬也非無能之人，又成就了夫妻，豈不是一舉而兩得。”算計已定，遂將自己衣服鋪蓋打起一個包袱，次日辭了老岳，竟上揚州而來。到了揚州，在小東門覓了一個飯店，歇下住了一日。次日早飯之後，走到教軍場中看了看，其地寬闊，遂在演武廳前擺下一個場子，在那裏賣拳，四面圍了許多人來觀看，俱說道：“這拳玩得甚好，非那長街耍拳可比。”怎見得？有幾句拳歌為證：

開門好打鐵門開，緊閉虎牢關抬腿；進步踢十懷抹眉，搏臉向陽勢金雞。獨立華山拳前出，勢如幸蛟龍出水來，躲避餓虎日下山。

濮天鵬在那裏玩拳之時，恰值華三千與人說話回來，也在那裏觀看。祇看見濮天鵬丈餘身軀，拳勢步步有力，暗道：“此人可稱為壯士了。”就急忙回至樂府，見樂鑑萬道：“大爺，適纔門下回來路過教場，看見一個賣拳之人，丈餘身軀，拳勢又好，有凜凜威風，看他拳棒不在余謙之下。大爺如欲雪四望亭之恥，必在此人身上。大爺可速叫人請來商議。”樂鑑萬自從四望亭捉猴回家，無處不尋訪壯士，總未得其人。今知壯士就在咫尺，心中甚是歡喜。忙分付家人速到教場，將那賣拳大漢請來。

家人領大爺之命，不多一刻，將濮天鵬請來，進得客廳與樂鑑萬見禮；樂鑑萬也回了一禮，與濮天鵬一坐。樂鑑萬問道：“壯士上姓大名？那方人氏？有何本事？”濮天鵬道：“在下姓濮，名裏雲，字天鵬，係金陵建康人也，今寄居鎮江。馬上馬下縱躍登跳，無一不曉。”樂鑑萬道：“我有一事與你相商，不知你可肯否？”濮天鵬道：“大爺請道何事？”樂鑑萬道：“本城駱遊擊之家人余謙，其人凶惡異常，我等往往受他凌辱，竟不能與之為敵。今請你來，若能打他一拳，我就謝銀一百二十兩，打他兩拳我謝銀二百四十兩。不限拳腳，越多越好，記清數目，打過之後到我府內來領。”濮天鵬聞得此言，心內暗自歡喜：我弄他一拳，這個老婆就到手了。遂滿心歡喜，即刻應承道：“非在下夸口，自己也玩了兩年，從未落人之下。但不知其人住居何處？在下就去會他。祇恐打得多了，大爺倘變前言，那時怎了？”樂鑑萬道：“放心，放心！你如打得他十拳，我足足謝你一千二百兩，分厘不少。”華三千道：“今已過午，不必去了。明日早到教場，仍以賣拳為名，余謙是走慣那條路，他見玩拳棒者，再無不觀看的。我亦在旁站立，他走來時指示與你，你用語一鬥，他即來與你比較；你如比他高強，即是你該發財了。”於是，整備酒飯款待濮天鵬。此時天晚回寓。

第二日清早，濮天鵬又至樂府，相約了華三千同到教場，仍在昨日賣拳之所踏下場子，在那裏玩耍。今日與昨日不同，昨日不過是自家玩拳，走勢空拳，央人湊錢；今日是要與余謙賭勝，他就不肯先用力氣，不過在那裏些微走兩個勢，出兩個空架子。正在那裏吆喝走勢，余謙同兩個朋友閑遊來至教場。眾看的人一見余謙，大聲叫道：“余大叔，你來看看這位朋友的好拳棒！”那余謙但聞那裏有個玩拳的，豈有不看之理？遂走至場中觀看。華三千使了個眼色與濮天鵬，那天鵬早已會意，知道余謙到了，乃站住說道：“我聞得揚城乃大地方，內有幾位英雄，特來貴地會會他，怎樣三頭六臂的人物？今已來了三日，並無一人敢下來玩玩，竟是虛名，非實在也。”眾人回余謙道：“余大叔，你看他輕我們揚州，竟無人敢與他玩玩，余大叔何不下去，我們大家也沾光沾光。”余謙道：“江湖上玩拳棒者，皆是如此說法，倒莫怪他，由他去！”濮天鵬道：“我非那江湖上賣拳者可比，不是出口大言，誣人錢鈔，先把丑話說在頭裏：有真本事者，請來玩玩，若假狠虛名之輩，我小的是不讓人的。從來听得說：當場不讓父，舉手豈容情！那時弄得歪歪斜斜，枉損了他素日之虛名，莫要後悔！”

余謙聞得此言，直是目中無人，遂下場來答道：“莫要輕人，小弟陪你玩玩。”濮天鵬道：“請問尊姓大名？”余謙道：“我是余謙。”濮天鵬道：“有真實學問就來玩玩；若是虛名，請回去，莫傷和氣！”余謙將衣一卸，交給熟悉之人收管。喝道：“少耍胡言！”丟開架子，濮天鵬出勢相迎。一來一往也走了十數個過擋，濮天鵬毫無空偏。濮天鵬見余謙勢勢皆奇，暗說道：“怪不得樂家說他凶狠異常。”一個過擋，濮天鵬想銀子的心重，也不管他有無空擋，

待余謙過去，他背後使了個“馬上衣褶”，一個飛腳照余謙後心踢來。余謙雖是過擋，卻暗暗著個眼，背後見濮天鵬飛腳一來，將身一伏，從地腳下往後邊一閃，早間在濮天鵬身後，右腳一個掃腿，正打在濮天鵬右脅，祇听“噯啞”“喀嘍”一聲，跌在圈子外來。余謙進前來用腳踏住，將濮天鵬右腿提起，說道：“你這匹夫往那裏去！”舉拳就打。濮天鵬大叫一聲：“英雄且請息怒，不要動手！倘若打壞，叫我如何回南京見人？”余謙見他可憐，說道：“原來是個外路人，饒你性命。你過來，穿了衣服。”與眾人一同俱散了。

卻說這濮天鵬爬起身來收了場子，面帶羞容，即穿上衣服，敗興而回樂府。見了樂鑑萬道：“余謙實是個英雄，在下想了一會，明敵非他對手，求大爺指示他的住處，夜晚至其家，連駱宏勛一並結果性命。一則雪大爺昔日之恥，二則報我今日之恨。”樂鑑萬道：“伊父係遊擊之職，亦是有餘之家，高垣大廈，臨晚關門閉戶，你怎能進去？”濮天鵬道：“我會登高履險，那怕他高牆深壁，豈能抗我！祇求晚間著人領赴宅邊，借利刃一口，必不誤事。”樂鑑萬聞他能登高，心中甚喜，說：“你若能將他主僕二人結果性命，我謝你足紋五百兩。”又整備酒飯款待濮天鵬。及至更餘時分，樂鑑萬差人領濮天鵬前去，外付快刀一把。濮天鵬同樂府家人來至駱府，樂府家人自回去了。

濮天鵬抬頭一看，見他左手廂房不大高，將腳一縱，上得房來，見駱宏勛在書房卷棚底下閑步，房內燈火甚明。暗喜道：“這廝合該命絕！”將身一跳，跳在駱宏勛背後立住，“乞喀”舉刀就砍。且說駱宏勛正在那裏閑步，忽見燈火之下一晃，似乎有人。一避光，也回首一看，早見一人手中不知所提何物打來。駱宏勛好捷快，將身往旁邊一閃，左腳一抬踢在那人脅上，“咯冬”一聲跌倒在地。一個箭步走上用腳踏住，喝聲：“好強人！敢黑夜來傷吾也。”余謙睡夢之中，听得駱大爺喊叫之聲，連忙起身趕赴前來，見大爺踏一人在地。余謙忙將燈一照，認得是日間賣拳之人。大罵道：“匹夫！我與你何仇又何恨？日間與我賭勝，夜間又來行刺，料你性命可能得活！”將濮天鵬之刀拿過來就要下手。那濮天鵬在地下叫：“英雄饒命！我也無仇恨，也非強盜，祇因為人所逼圖財而來。”駱宏勛止住余謙，道：“且叫他起來，料他也無甚能，叫他將實言說來，我便饒恕；若不實言再處他未退。”

駱太太听得兒子這邊捉住了刺客，帶幾個丫鬟點燈也到廳相問。濮天鵬起來聞說是太太前來，遂上前叩拜，將他岳丈相逼他百十兩銀子的衣服首飾，方將女兒成就。“因此來揚城叫場賣拳，被樂府請去，煩我代他雪四望亭之恥，倘能打大叔一拳，則謝我銀一百二十兩。小人不識高低，妄想謝錢，日間與余大叔比試見輸蒙饒。小人回至樂府，樂鑑萬又許我五百兩謝儀，叫我來府行刺，又被獲捉。總是小人該死，望英雄饒恕。”駱太太聞他因妻子不能成就，故而前來行刺，其情亦良苦矣！成婚出嫁，功德甚大，他纔言百金足用，亦有限事也。說道：“你既因親事求財，也該做正事，怎代人行刺，行此不長俊之事！”向駱宏勛道：“娘已六旬年紀，今日做件好事，助他白銀一百二十兩，叫他夫妻成就了，也替我積幾年壽。”

駱宏勛奉了母命，遂取一百二十兩有零銀子交付濮天鵬。濮天鵬接過，叩謝過太太，又向駱大爺叩謝，又與余謙謝了不殺之

恩。說道：“自行非禮，不加責罰，反贈其銀，以成夫婦之事，此恩此德，我濮天鵬就結草啣環難報大爺。他日倘至散處，再為補報罷了。”說畢告辭。余謙開放大門送他出去了。駱太太向駱宏勛說道：“此事皆向日捉猴，花老索銀之恨，如今都結在你身上了。今日幸喜知覺得早，免遭禍害；倘樂家其心不死，還要受其害！我心中欲要叫你赴他處，暫避一避纔好。”祇因這一去；避奸惡命子赴贅，報恩義代婿留賓。畢竟不知駱太太命大爺赴何處躲避？且听下回分解。